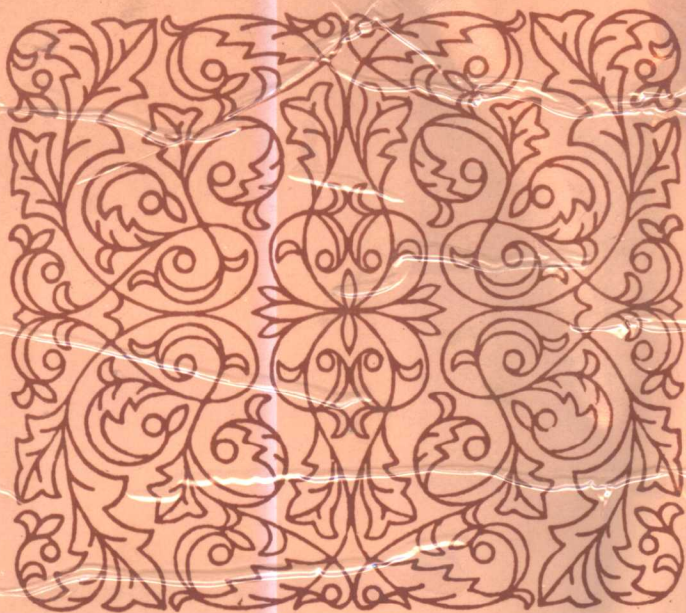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80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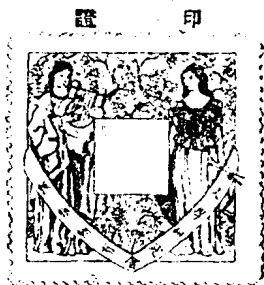


瞿秋白著

赤
都
心
史

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
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

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回(文學研究會叢書)赤都心史(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伍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著者 瞿 秋 白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
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影印

引言

此本爲著者在莫斯科一年中的雜記，繼續於俄鄉紀程之後（俄鄉紀程已出版，商務印書館改名爲新俄國遊記）。俄鄉紀程敍至到莫斯科日爲止，此書敍莫斯科生活中之見聞軼事。兩書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學試作品，而決不是枯燥的遊記，決不是旅行指南——欲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，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，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。況且文學的作品祇少也要略見作者的個性。至於俄國革命之歷史的觀察，制度的解釋，則我另有社會科學論文的體裁之俄羅斯革命論，在世界叢書裏出版。

盟秋白

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。

赤都心史

序

人生的經過，受環境萬千現象變化的反映，於心靈的明鏡上顯種種光影錯綜閃爍光怪陸離，於心靈的聖鐘裏動種種音響鏗鏘遞轉激揚沉抑。然生活的意義於客觀上常處於平等的地位，祇見電影中繼續存存陸續相銜的影像，而實質上却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影片。宇宙觀中盡成影與響，竟無建立主觀的餘地。變動轉換複雜萬千，等到分析到極處，原無所「有」。然而同樣的環境，各人各時各地所起印象各異，——此所謂「世間的不平等性」於實際生活上永存不滅，與世間同其久長。所以有生活，有生活的現象，有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。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既為實質之差異的印顯，就必定附麗於一定的『鏡面鐘身』。於是已出抽象概括的問題而入具體單獨的問題。緣此世間的不平等性而有的人生經過可說。鏡面之大小，鐘身之厚薄，於是都為差異之前因。鏡與鐘的來處，鍛鍊時的經過，又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。歷史的過程因此乃得成就。

東方稚兒重陶於幾千年的古文化中，在此宇宙思潮流轉交匯的時期，既不能超越萬衆入於「出世間」，就不期然而然捲入旋渦，他於是來到迅流瀑激的兩文化交戰區域，帶着熱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，受一切種種新影新響。赤色新國的都城，遠射萬丈光燄，遙傳千年沉響，固然已是宇宙的偉觀，總量的反映。然而東方古國的稚兒到此俄羅斯文化及西歐文化結晶的焦點，又處於第三文化的地位，不由他不發第二次的反映，第二次的回聲。況且還有他個人人生經過作最後的底稿。——此鏡此鐘置之於此境此界，自然斷續相銜有相當的回射。歷史的經過，雖分秒的遷移，也於世界文化上有相當的地位，所以東方稚兒記此赤都中心影心響的史詩，也就是他心絃上樂譜的記錄。

赤都心史將記我個人心理上之經過，在此赤色的莫斯科裏，所聞所見所思所感。於此時期，我任北京晨報通信記者的職務，所以一切赤國的時事自有繼續的通信，一切赤國的制度另有系統的論述，不入赤都心史內。祇有社會實際生活，參觀遊談，讀書心得，冥想感會，是我心理記錄。

的底稿。我願意讀者得着較深切的感想，我願意作者寫出較實在的情事，不敢用枯燥的筆記遊記的體裁。我願意突出個性，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雜集隨感錄，且要試摹「社會的畫稿」，所以凡能描寫如意的略仿散文詩。材料的來源，都在莫斯科生涯中。約略可以分作幾種：雜記散文詩，（逸事）讀書錄，參觀遊覽記。『我心靈的影和響，或者在宇宙間偶然留纖微毫忽的痕跡呵！——何況這本小小的冊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。』

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，莫斯科，集竟記。

一 黎明

沉沉的夜色，安恬靜密籠罩着大地。高燒的銀燭光地影昏，羞澀的姮娥，晚妝已卸；酒闌興盡，倦舞的腰肢，已經頹唐散漫，睡態惺忪，渴澀的歌喉早就潤漫沉吟，醉嚙依依。與高采烈盛會歡情，極人間的樂意，盡人間的美態，情感舒暢，橫流旁溢，『留連而忘反』，將當年『復生』的新潮所創造的『人間美』，漸漸惡化，怠化，縱恣化。清歌變成了醉嚙，妙舞已代以淫嬉，創造的內力已自趨於磨滅。一切資產階級的藝術文化漸漸的隱隱的暴露出他的階級性：市僧氣。地軸偷轉，朝日漸起，任憑你電花奇火有幾萬萬光焰，也都瀕於奪光失采的危怖。幾分幾秒後，不怕你不立成『燭火』的微光。黎明來臨，預兆早見，然而近曉的天色幾微，魚肚慘色漸轉赤黑愁黯的霞影時，反不如就近黃昏的夕陽！遊蕩狂鐘的市僧樂，殊不願對於清明健爽的勞作之歌讓步。何況夜色的威權仍舊擁着漫天掩地的巨力，現時天機纔轉，微露晨意，未見晨光，所顯現的祇是黎明的先兆，還不是黎明呢。魚肚之光，黑霞之色，本來是『夜餘』而又是『晨初』呵。

人類的文化藝術，是他幾千百年社會心靈精采的凝結累積，有實際內力作他的基礎。好一似奇花異卉受甘露仙滋的培植營養；土壤的膏腴，幹枝的壯健，共同擁現此一朵蓊蓄根下的泥滋，亦如是穢濁，却是他的實際內力的來源；等到顯現出鮮麗清新的花朵，人人却易忘掉他根下的污泥。——社會心靈的精采，也就包含在這形象的經濟生活。根本方就乾枯，——資產階級經濟地位動搖，花色還勉強幾朝的光臨。新芽剛纔突發，——無產階級經濟權力取得，春意還隱於萬重的凝霧。

那將來主義俄羅斯革命後而盛行的藝術上之一派，——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夜之餘，無產階級文化的晨之初；他是春闌的殘花，是冬盡的新芽；凝霧外的春意暫時委曲些兒，對着那南風中的殘豔，有無愧色？……固然！然而，闌夜時神昏意怠的醉蕩之舞，看來已是奄然就息；那黎明後清明爽健的勞作之歌，還依稀微忽。當然僅覺着這目前沉寂淒清的「奇靜」，好不悽惋。可是呢……悄悄地裏偶然遙聽着萬重山谷外「新曲」之先聲，又令人奮然振發，說：黎明來臨……黎明來臨！

莫斯科的德理覺夸夫斯嘉畫館裏，陳列著名的俄國畫家，如聯萍等的手筆，舊文化沙礫中的精金，攸游觀覽，可以忘死。於此間突然遇見粗暴剛勇的畫筆，將來派的創作，令人的神意由攸樂一變而爲奮動，又帶幾分煩惱；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，調和中有違戾的印象，劇動忿怒的氣概，急激突現的表顯，然而都與我以鮮明，動現的感想。前日，我由友人介紹，見將來派名詩家馬霞夸夫斯其他殷勤問及中國文學，贈我一本詩集。將來派的詩，無韻無格，避用表詞，很象中國律詩之堆砌名詞形容詞，而以人類心理自然之聯想代動詞，形式約略如此，至於內容據他說和將來派畫相應——他本來也是畫家。我讀他不懂，祇有其中一篇歸天返地視人生觀似乎和佛法的「迴響」相彷彿。家樂劇院更取將來主義入演劇的藝術，一切舊規律都已去盡，亦是不可了解。新藝術中的有政治宣傳性者，如路納察爾斯基的國民一劇，我曾經在國家第二劇院——舊小劇院看過，所用佈景，固然是將來主義，已經容易了解些，劇本的內容却并非神祕性的，而是歷史劇，演古代羅馬貧民革命，且有些英雄主義的色彩。昨日到大劇院一見舊歌劇花露潤融，高吟沉抑，舊藝術雖衰落不少——據俄國人說如此——却一切美妙的莊麗的建築藝術都保存完好。

危苦窘迫，饑寒戰疫的赤都，文化明星的光輝慘淡，然而新舊兩流平行緩進，還可以靜待燦爛莊嚴的將來呢。

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六。

二 無政府主義之祖國

克洛撲德金夫人前日來莫斯科，他學生紀務立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職員，介紹我去見。夫人老態龍鍾，聽見遠東的新聞記者都來弔克氏，非常之感動，表示許多歉忤的意思——我并且送他一袋白麵。紀務立當時問夫人什麼時候回德美脫洛夫村，他說明天就走，可是這一次身體不大舒服，恐怕不能步行到車站，況且還有許多東西，因叫紀務立一早去送他。夫人回答時還笑着說：『今天最高經濟蘇維埃會長一定要派自己的汽車來，我不肯要他們布爾塞維克的汽車——汽車夫却說，這不是他們布黨的，這是我個人敬仰克氏，所以自願來的。我回他說，他亦辛苦，感謝不勝。他才走了。』見了克氏夫人出來，紀務立對我說，這是真正的俄國貴族，王爵夫人而有這種克己服禮的精神。可是克氏的本性却非俄國的不務實際的智識階級，他的主義亦不是俄國式的無政府主義。所以他的死後，墓前弔詞中，竟有無政府黨譏誚克氏太迷信科學了。

我回憶，我們到莫斯科開始工作時，第一件事就是克洛撲德金逝世。二月二日我們遷居於外

交委員會公寓後，每天報載克氏的溫度，派專車送醫生到克氏那裏去。等到九日已經聽說克洛撲德金去世了。十二日我們到靈前參觀，十三日一早去送殯，宗武忙忙的收拾照像器具，我們同着去。遠遠的就看見人山人海，各種旗幟招展着。沿路有人發一張克氏日報，上面還載着許多弔文傳誌，並且還有克氏死後無政府團體通告全歐全俄全世界的無線電稿，列寧批准暫釋在獄無政府黨參預殯禮的命令。當日送殯的除種種色色無政府團體外，還有學生會，工人水手等聯合會，藝術學會等，社會革命黨，社會民主黨少數派都有旗幟。最後是俄羅斯共產黨，共產國際，還有赤軍拿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の赤色國旗。無政府主義者手持旗幟，寫着無政府主義的口號，其餘各團體也都張着『克氏不朽』的旗。人山人海擁擠擠之中，我遠望着克氏的靈柩抬出來，面色還譊然含笑似的。——宗武正拿着照相機照呢，——猛聽得震天動地的高呼『萬歲』聲。一時人叢中更擠得利害，亂雜之中我只聽得四方八面嘈雜的談話和巡官的號令『請諸位保持秩序，不要往上擠……』克氏科學上的功績道德上的廉潔，真可不朽，雖然他不是……『無政府主義大家殯禮，爲什麼要軍隊警察來參預不用他們……』『唉擠死了！』『哼』

……無政府主義，本來就是無秩序……『我好不容易掙扎着走出人叢，站在一旁，遠遠的見克氏的靈柩擁着黑越越一片人影，無數旗幟慢慢的往南去了。』

林德女士，克氏的親戚，曾經和我談及克氏臨死時的逸話。克氏病重的時候，溫度非常之高，亂夢熱囈，每每不能安寢，生平非常之喜歡音樂，所以每每對林德女士說：『唉！我又看見許多埃及中國字的花花綠綠影子，似乎祇想著書，要去看這些不懂得的字！請你彈琴解悶罷，省得我又亂夢顛倒。……』林德女士有一次拿一叫人鐘到克氏牀前去，克氏笑着說：『我是無政府主義者，向來不發命令，用不着叫人鐘，呵呵……！』

俄國無政府主義從十八世紀末年就和自由主義同時發生，至十九世紀七十年時代託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即極盛。然而無政府主義的俄國性，東方文化性，在俄國社會思想樸實的農民之中比較的發展，俄國式的智識階級尤其歡喜空談的無政府主義。至於巴枯寧克洛撲德金的科學的無政府主義，反而不為俄人所喜，而且比較的帶有現代的國際的性質。克氏殯禮後一

二 無政府主義之祖國

八

日，我曾遇一無政府主義者黑訶 (Heiho)，他說現時克氏既死，俄國的無政府主義還有三派：
Korolin Stonovitch 派總稱主義派 Universalism——首領 Ger zin 大
技術主義派 (Pan-technicalism)——首領 Gordin 之兄 (其實還有小派別呢。

二月二十三。

三 兵燹與絃歌

清霜薄日的早晨，凍得凝凝的雲色，映着半新不舊的赤旗，時時招拂，蕩漾着四周霜枝玉樹間的晨光——這就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會。門前穿着重裘的看門的讓我們進去，沿着扶梯上去，牆壁上處處畫有宣傳圖畫，經過一個小客廳，裏面却掛着『無產階級文化之華』等標題，一個赫爾岑的銅像。招待員伊凡諾凡女士殷勤的請我們進去參觀，送我們許多書報雜誌。我們要求見委員長路納察爾斯基秘書文葛洛夫說，路氏明天就上彼得城，恐怕沒有工夫見了。我們再四請文氏打電話到克萊摩宮去問，誰知一問居然立刻說『請』。我當日就同頤華，宗武準備好入宮券，同進克萊摩；經過兩重衛卒，到宮裏，巍然高大的城牆，古舊壯麗的建築令人神爽。宮城內地方廓大，有許多機關，人民委員大半都住在裏面，我們問了一回，才有人指給我們：『那綠房子裏，就是路納察爾斯基住的，』我們進去，灰塵積滯扶梯，電燈有些破毀的，空空的一大間，疏疏朗朗排着幾張極華美的錦椅，有一人迎面進來說『等一等』等